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36
4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三三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2月4日星期二上午10:30
和下午3: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理查德·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N · 克罗姆先生
A · 本盖里纳先生
A · 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 · 坎波拉先生
R · G · 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A · 劳先生
M · 利茨女士

比利时

C · 克莱克斯先生
P · 涅文伊先生

巴 西

S · 德 · 克罗斯 ·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夫先生
V · 博吉洛夫先生

緬 甸

吴丁吞先生
吴密丹先生
吴拉敏先生
杜艾艾木女士

加拿大

J · A · 比斯利先生
D · 罗谢先生
A · 德斯普雷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谭汉先生

胡小笛先生

锁开明先生

沙祖康先生

王为女士

李道中先生

古 巴

C · 莱丘加 · 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A · 齐马先生

埃 及

S · 阿法拉尔吉先生

S · A · 阿布 · 阿里先生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K · 赛恩乔吉斯女士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H · 雷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奇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J · 德姆兹基先生
M · 施奈德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F · 埃尔伯先生
W · N · 格尔曼先生
M · 杰特茨先生
H · 彼得斯先生

匈牙利

D · 梅斯泰先生
F · 加伊达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度

A · S · 贡萨尔夫斯先生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N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A · 埃方迪先生
R · I · 詹尼先生
A · M · 法奇尔先生
A · 马斯巴尔·阿克巴尔先生
F · 卡西姆先生

出席者名单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 卡泽米 · 卡米亚勃先生
M · D · 卡马林先生
S · D · 卡扎齐先生
V · A · 阿斯坦恩先生

意大利

R · 弗朗西斯基先生
F · 皮阿杰西先生
G · A · 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E · 西维埃罗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久远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D · 阿方德先生
F · 乔西亚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古

I · 巴亚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摩洛哥

B · 埃尔加里先生
O · 希拉莱先生
S · 本莱恩先生

荷 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J · 拉马凯尔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尼日利亚

B · O · 托韦先生
B · A · 阿代亚米先生
A · A · 埃拉先生

巴基斯坦

M · 阿赫迈德先生
K ·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J · C · 马利亚代圭先生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J · F · 卢比欧 · 科里埃先生

波 兰

S ·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G ·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出席者名单

罗马尼亚

I · 沃库先生
G · 奇里拉先生
V · 法乌尔先生
A ·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典

M · B · 特奥琳女士
R · 厄克于斯先生
E · 博妮尔女士
H · 伯格伦德先生
A · M · 劳女士
J · 普拉维茨先生
E · 瓦尔德·布卢丁女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L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G · V ·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E · K · 波佳尔金先生
G · N · 瓦斯赫德兹先生
G · V · 安齐费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I · P · 沙尔梅斯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D · 劳维茨先生
T · 巴塞莱米先生
L · 贝尔加德先生
P · S · 科登先生
L · 布朗森女士
J · 恩格尔哈特先生
P · 加德纳先生
S · 卡奈特先生
D · 兰伯特先生
C · 戈勃兰契先生
S · 曼尼克斯女士
A · 利博维茨先生
J · 格兰戈先生
R · 高夫先生
R · 纳尔逊先生
R · 莱文先生
R · 米库拉克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G · 洛弗莱斯先生
R · L · 卢阿西斯先生
B · 图阿先生

委内瑞拉

A · R ·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O · 加西亚 · 加西亚先生
J · 克劳维尔特 · 冈萨雷斯女士

出席者名单

南斯拉夫

K · 维达斯先生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B · A · 恩藏热亚先生

B · 卡马先生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事务付秘书长

J · 莫顿森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 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付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会议和第336次全体会议开幕。

我确信本会议全体成员都已悲痛地获悉阿尔瓦·米达尔夫人逝世的消息。米达尔夫人作为一个平民，也作为瑞典政府成员，将她的大部分生命贡献给了裁军事业。她在1982年和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位卓越的成员阿方索·加西亚·鲁博尔斯大使一起，获得诺贝尔奖金。她是瑞典的裁军国务大臣和参加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以及裁军委员会会议代表团的团长。她在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她对达成各种裁军协议方面作出的贡献是极为重要的。关于裁军问题她也广泛地著书立说和讲演，成为这个领域里新方法和新思想的一名先驱。我确信裁军谈判会议会希望我向瑞典代表团和米达尔夫人的家属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对米达尔夫人的半生工作表示感谢。

现在请让我对阿根廷的H·坎波拉大使表示我们的谢意，感谢他在去年作为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期间进行了出色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作为会议主席，我要对参加1986年会议的新代表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之中有一位是我们所熟知的，因为他曾在1985年3月担任会议主席。当然，我指的是委内瑞拉的阿方索·塔伊尔阿达特大使。我也要代表本会议对阿尔及利亚的M·克罗姆大使、比利时的C·克莱克斯大使、缅甸的吴丁吞大使、印度的A·贡萨尔维斯大使、意大利的B·弗朗西斯基大使、肯尼亚的D·阿方德大使、摩洛哥的EL·加里·本希马大使和秘鲁的J·C·马利亚代圭大使表示欢迎。我们都期待着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中与你们合作。

我也谨对正在此出席这次会议开幕式的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表示欢迎。我还要提到我们的东道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E·苏伊先生出席了裁军谈判会议，并对他的办事处为本会议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

我也要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对美国代表团和美国人民为一周前的今天他们在卡纳维拉尔角遭到的惨重损失表达我们的同情。

现在，作为会议主席，我荣幸地向这次会议提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比尔·海登阁下在我们开始1986年工作时所作的发言。以下是海登先生的发言。

“联合国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

在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在日内瓦开始谈判的时候，世界上的许多政府、组织和个人正在准备以特别的计划来纪念这一年，目的是加强联合国、集中注意力并且鼓励思考关于当今世界上和平的许多基本要求。

因此，今年裁军谈判会议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将比会议开始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人们将问：裁军谈判会议——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为促进世界和平正在做些什么呢？

澳大利亚坚决支持联合国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的决定。我国政府为纪念国际和平年计划举行的大量的活动反映了我们对和平和裁军的目标是十分热心的。

澳大利亚公众为了实现国际和平年的目标，已经提出了几百个在本地、全国和国际上举行活动的项目的建议。

这种反应清楚地表达了在我国社会各阶层对和平的渴望，他们把国际和平年看作是得到新的开端的一个机会。

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对于我们的人民要求获得一个没有战争和冲突的未来负有责任。同样，这次会议对于全人类负有责任，因此必须能够迎接国际和平年的特殊挑战。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裁军谈判会议在目前这种形式下开始了第七年的工作。当时正是美国和苏联的外长在日内瓦会谈并在1月8日发表了在两国之间恢复关于核和外层空间军备控制的双边谈判协定的一个月之后。

他们的联合声明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协议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同意恢复双边会谈所要谈的问题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他们决定恢复谈判具有重要的意义。

很自然，在去年这个时候，人们普遍希望在这两个最主要的军事大国之间恢复谈判将会对这一多边谈判论坛的工作产生促进作用。

去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取得了比前年更大程度的成果。但是它并没有实现

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当然也包括整个国际社会对它所寄予的期望。

国际社会在1978年5月和6月间第一次召开了裁军特别联大。

那次特别联大是独立国家所召开的最大的和最富代表性的审议裁军问题的会议。那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仍然是具有不可低估意义的文件。

作为《最后文件》第一部分的宣言是仅包括了三十一段文字的简要文件，但是它提出了国际社会对于裁军、维护“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目标和关注：它还包括了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重申“它们全力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负有义务严格遵守其原则和其他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普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法原则。”

正象《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共同的责任并声明为此目的裁军和军备控制的重要意义，所以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既强调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确保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关于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方面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又强调了所有国家平等地参加多边裁军谈判的权利和义务。

裁军谈判会议现在的形式就是产生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

在裁军谈判会议所声明的作用和宗旨中的一个根本的概念是，我们在确保裁军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在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国际关系的结构中，发挥所要求的作用方面，具有共同的责任。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普遍认识到，我们为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努力要想取得成功的话，就要求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参与，并且要求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的多边会谈取得积极的顺利进展。

我们有充分理由这样认为。如果不现实地承认目前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所进行的双边谈判所取得的成就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那将是很荒唐。但是，忽视裁军军备控制和裁军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所进行的多边参与的作用和重要性也是目光短浅的。

澳大利亚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应作的事情和我们在这个多边范围内应作的事情之间有着必要的和有机的联系。

如果我们要完成我们所面临的紧迫任务的话，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两个超级大国对于防止战争、缓和紧张局势以及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具有特别的责任——他们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在其力量和能力

力的范围内为这些目标作出贡献。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身份也为我们每个人增加了责任。

美国和苏联在双边谈判中所表示的关注和我们在这一独特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中所表示的关注的相同性，在11月21日由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谈之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到。

总统和总书记认识到他们对于维护和平具有特殊的责任，他们“同意核战争是不能打赢的，是永远不能打的。”他们进一步强调了防止在他们之间出现战争以及避免军事优势的重要性。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中的某些项目是针对同样问题的。很清楚，存在着一个共同关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所采取的行动与他在主要的双边谈判中所采取的行动，能够而且应当能够相互补充。

我们都应当对总统和总书记所发表的声明表示欢迎，他们声明将对他们的双边谈判给予新的促进，包括在削减50%的核军备的原则基础之上进行谈判、以及关于就中程核武器达成临时协议的谈判。

同样的，他们保证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并保证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

在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也有为这些目标所提出的项目。

今年的会议应当建立所要求的机制来进行议程中有关项目的工作，以便在补充总统和总书记所商定的重要目标方面发挥作用。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总统和总书记在11月21日宣布：他们赞成全面和彻底地禁止化学武器以及销毁现在所储藏的这种武器。他们提出“他们同意加强努力以便达成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效的和可核查的国际公约。”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指出他们已经同意加强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包括核查问题的双边讨论。

在国际社会中唯一的为普遍的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进行充分规模的和认真的努力的地方就是裁军谈判会议。

化学武器的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更能活跃和积极地表明双边应作的事与多边应作的事情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很简单，即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双边协议或者只限于世界上一些国家或

者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达成的其他形式的协议都将价值不大。

我们对这个令人厌恶的武器应当作的是达成一项普遍的公约。为此目的，所有人都应当加入，任何人都不应当寻求局部的或有局限性的解决办法。

在过去的7年里，尽管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了实质性的和重要的政治谈判，然而就实际的朝着裁军协定方面的进展而言却没有什麼具体的结果，现在指出这一点是适当的。

我们所有的人对改变这种状况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从短期而言，化学武器的领域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有可能满足这种要求。

澳大利亚政府真诚地希望，在裁军谈判会议的第八年中能够就达成普遍的化学武器公约取得实际进展。每过去一天都使得达成这项公约的需要更为迫切。

在谈到在过去的七年里缺乏具体成果时，我特别想到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很好地解决与核武器有关的主要问题——核禁试、防止核战争、停止核军备竞赛。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国际社会和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协定都要求核禁试。再也不应当拖延了。

如果不能认识到核禁试使得任何国家在任何环境里、在任何时候进行核试验都是非法的是一个有不同的看法和作法的问题的话，那将是愚蠢的。

必须解决这些分歧，不应当再借口谈论程序或其他争端来掩盖这些问题。

我呼吁这次会议在就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方面取得实际进展。

为此目的，我们需要建立核查这种条约的手段。这包括地震学的和其他的手段。关于地震核查，我们必须使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进一步开展。

有些成员国声明，他们认为这种条约的核查手段已经足够了。我们认为，他们应当与裁军谈判会议一道将该系统的能力示范一下。

那些不认为核查手段是充分的人应当详细的解释他们的困难，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道寻求解决办法。

在关于裁军协定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之间的关系中，主要的方面是这个会议有机会核大国就核禁试达成协议开辟前景。

这个目标将由承担关于具体问题的实质性工作的裁军谈判会议来实现。这些问题必须在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之前得到解决。

澳大利亚对会议未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惋惜。

同样，会议能够而且必须对防止核战争、包括所有有关事项这些极为严肃的和根本的问题作出有益的贡献。多边措施可以补充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已经采取的措施。

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在本届会议开始的时候建立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合适的委员会，这样，我们就能够为找出确保核战争永不发生的办法开始工作。

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是另一个迫切的和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出现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也出现在美国和苏联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进行谈判的议程上。

在这个领域中，迫切需要并且有很大可能作出这两个论坛的工作相辅相成的典范。这次会议应当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来明确外层空间问题的范围并进行工作，这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目标作出最大贡献。

谈到这个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曾是有争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会议的工作方法的一些问题，这些工作方法在很多方面为我们服务得更好，但是在某些方面却阻碍我们为尽到责任取得实际进展。

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第120段明确地提出，裁军谈判会议的责任和义务是就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进行谈判。它还允许会议自己决定其工作方法。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使会议完全能够便利地作出任何它认为对其有效履行其责任的适宜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对形式与实质、对特设委员会的职权与工作计划的广泛争辩，更重要的是，还有人提出阻止会议通过决定建立必要的委员会及开展工作的论点，这些都是无益的、不必要的。

关于这次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中的某些项目，关于形式的争论已经具有了这样一种重要性，即它与《最后文件》第120段的条款以及裁军谈判会议的责任是相矛盾的，我国政府对此深为关切。

在澳大利亚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的月份里，我们将与其他国家进行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这样作的基础是，我们不认为任何关于形式的争论可以比会议就其议程中的每个项目进行实际工作更为重要。

我请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予以合作，寻求一种方法来解决形式和实质之间的关系、找到一种方法来实现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所应当具有的灵活性，这样就可以保证没有任何人会再提出他们情愿就形式而不愿就实质性的工作进行争论。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工作的成果会报告给国际社会其他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国。我想到的是我们要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我们工作的年度报告。

我国政府感到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草这份年度报告的程序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必要地弯弯曲曲了。

在我们担任主席的月份里，我们将就裁军谈判会议的年度报告如何写法进行非正式磋商，将寻求改变过去延续下来的不适当的程序，并提出清楚的、具有建设性的和根据事实的方法。我们的报告没有必要重复过去已经说过的话，没有必要重复在全体会议的逐字记录中可以随时找到的话。

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都有权这样作。我们被要求进行这项全世界都认为重要的工作。

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来到这里都是我们的政府和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和作出努力的结果。

我们所有的人都为寻求找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的办法努力工作。如果我们总是不能够接触不到这些问题的点子上——有些人喜欢关于形式的争论而不喜欢取得实际进展——那么就毫无意义了。

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人、不论我们在政治观点、经济发展有什么差别、也不论我们作为自尊的和独立的国际社会成员的时间之长短，都不愿意看到裁军谈判会议继续难以达成协议，而裁军谈判会议对达成协议负有特殊的责任。

我们这里任何人都没有会说过我们认为这项工作、这项责任太重了，或者不值得我们作出努力。

这样，我们的义务和希望应促使我们一道工作来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提出的目标。

在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即强大的毁灭能力——的少数几个国家和那些与他

们分享这个地球的国家之间，在力量和责任方面存在着极大的悬殊。

但是，使我们共同来到这个裁军谈判会议的原则既考虑到了这种悬殊，也考虑到了我们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赖性。

这种关系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我们需要一道工作，因为如果没有巨大的合作努力的话，没有任何人能够最终生存下去。

当削减和最终消灭核武器主要依赖于我们中间的几个国家的行动时，发展相互信任的气氛——只有在这种气氛中才有可能就削减问题进行谈判——要求我们所有的人作出贡献。

就裁军的有效措施进行谈判在澳大利亚的政策中享有优先的地位。因此，澳大利亚代表团将在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中继续发挥充分的和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我国政府对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的呼吁。

鉴于在过去的12个月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应当抓住我们面前的机会。

我们应当使1986年——国际和平年——成为现代裁军谈判会议获得它应有的信誉并对裁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直接的和积极的贡献的一年。”

我现在请裁军谈判会议的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发言，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将为我们宣读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给我们的一封信。

科马蒂纳先生（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下面是联合国秘书长致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的信。

去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重新保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他们特别强调了那些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宗旨和原则。我认为，为使这些保证有意义，就必须要为裁军进行共同的和持久的努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种努力得到了加强，这深受欢迎，因为这对于建立一个和平与幸福的世界是必不可少的，而联合国正是为此而创立的。

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这些建议目前正现谈判中。他们宣告核战争不可能打赢，永远不应该打核战争，以及双方都不谋求军事优势，这些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样的，也应当重视双方达成的加速进行削减和消除核武器谈判的协议以及他们最近分别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此外，日内瓦的会谈所具有的建设性的性质已经造成了有利于就许多与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谈判气氛。

我相信，这将反映在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的讨论中。最近关于与特定的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有关的核查方面的事态发展也会有利于进行富有成果的谈判。我相信已经开辟了将会取得具有意义的进展前景。

但是，国际气氛的普遍改善并没有减轻摆在我们面前的达成具体协议的任务。由于存在着庞大的核武器库所带来的危险并未减少，除此之外常规武器储存也越来越多。在许多地方，使用武力继续带来了破坏和死亡并且危害了需要加强的国际信任；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缺少发展资金的情况下，全球性的军事开支增长并没有停止。

作为国际社会中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裁军谈判会议在达成实际裁军协定方面——现在迫切需要这些协定——具有主要作用。这是一个适宜和合格的论坛：在这里最近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应当体现在具体协定中。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的许多决议认识到裁军谈判会议所具有的独特的潜力，要求你们做出努力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取得具体成果。你们的议程包括了许多受到国际关注影响人类未来的重要领域。似订并达成防止核战争的有效和实际措施的协议比任何任务都更重要。在这方面，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当然应当继续是最优先的。核

毁灭技术的明显的作用更加强调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正如人类的思想受到了技术进展的无限的可能性的挑战一样，它还应当受到具有更重要的可能性的挑战——确保这些进展只服务于人类所需要的幸福与和平。所以，我认为地球上的资源和我们整个星球周围的空间应使用于这一目的。

若干年来，全面和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一直是裁军谈判会议中最富有成果的谈判领域。由于在制订公约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两个主要大国在首脑会议上所作出的加速就全面禁止这些武器达成协议的承诺，我们似乎可以有理由期待遗留下来的障碍能够在1986年得到克服。的确，我希望多边谈判进程能够重新加速进行，这将导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取得进展。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国际和平年的主题是保卫和平和人类。这一年已经在建设性地解决威胁着国际安全的问题出现了新机会的充满希望的征兆中开始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裁军问题。只有为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具有意义的措施迅速奠定基础，人们在今年开始时所抱的希望才能实现。所有政府都知道，在当前这个核时代，任何重大的冲突都有造成世界性灾难的危险。所有人都应当认识到由于而产生的对于维护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共同责任。你们这次会议在使这种责任得到承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祝你们的谈判获得成功。

主席：

我感谢秘书长的私人代表的发言。我请他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转达我们对他给大会来信和他关心我们工作表示感谢。

今天，在我的发言名单上有墨西哥、苏联、瑞典、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加拿大的代表。

我现在请1986年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从严格的年代顺序来看，你还不算是裁军谈判会议资格最老的常驻代表，但是，尽管长久的常驻代表资格是宝贵的，但它决非是能当然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也无法与您本人所具有的杰出品质相比，例如，你在参加本多边谈判机构讨论中所常常表现出的品质，去年你任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时所表现出的领导才干，以及你在联大中为促进实现贵国关于全面核禁试计划所表现出的有效性。墨西哥和澳大利亚对于全面核禁试的问题同样都予以极高度的重视。

我刚简要叙述的一切足以表明为什么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会议在联合国定为“国际和平年”的1986年的第一月份的工作。

我认为现在应该强调指出，我们完全赞成主席刚宣读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发言中关于遵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及实现其宗旨的观点。为了强调这份《最后文件》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重要性，我国代表团常常将它喻为裁军的《圣经》。

我也愿再次祝贺你的前任尊敬的坎波拉大使在每年最长的期限里，即从八月至二月初，主持了本会议。我还愿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与你一道欢迎首次参加本会议的尊敬的代表们，我愿再次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裁军事务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本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先生和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絮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我愿以迥然不同的心情在此向阿尔瓦·米达尔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之情。人们曾经常在此听到她对裁军事业所作的雄辩的发言，我与她一道荣幸地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我曾冒昧地称她为在多边外交讲坛中为共同的事业所进行的许多斗争中的老朋友和老战友。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当年在解释它的选择时正确指出的那样，她通过在18国裁军委员会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初期所进行的杰出活动，为使全世界意识到核军备竞赛的继续对人类所产生的威胁，无疑地作出了贡献。

最后，我也愿与其他代表团一道表示我们在获悉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所发生的悲惨事故以及七名机组人员丧身的消息时所产生的同样心情。他们的名字必将与那

些为征服太空而献身的人一道载入史册，我们相信太空总有一天是要被征服的。我们也应牢记已生效的国际文书所做的规定，即只能为和平目的探索和使用太空。

联合国大会在1978年的《最后文件》中称本组织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讲坛”，今天，本组织第八届会议已经开幕。

去年，联合国进行了庆祝成立四十周年的活动，正如人们对这一年所预料的那样，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以第一委员会建议为基础的决议的数量超过了前年的高水平，达到了67项决议。

按照惯例，秘书长已将这些决议转交给我们，并指明其中哪些是由裁军谈判会议负责处理，哪些是与裁军事务有关，但并没有明确要求本会议进行干预。

根据已被承认的传统，1986年该由墨西哥代表团首先开始我们的讨论，但是，我并不打算在第一篇发言中讨论所有这些决议。有八项联大决议是与本会议议程上的前三项议题有关，它们都是涉及核裁军的问题，今天我只简单地分析其中的三项，我还将增加一个第四项决议，它是与议程项目五有关，在适当的时候，我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从一开始就在现在称之为裁军谈判会议，而在1978年称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中居于首位的项目是“禁止核试验”。今年联合国大会至少通过了四项与此有关的不同决议。在此我只讨论一下文号为40/80 A的第一项决议，因为该决议得到了最多的赞成票，共124票。

该决议与去年所通过的决议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它强调该问题已审议了25年有余；它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中的基本目标；联大已多次将该目标的实现作为最优先项目。该决议还强调指出，国际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联合国大会已在八个不同场合，最强烈地谴责了核试验，并声明，它坚信如果核试验继续进行，“它将加速军备竞赛，并因此增加核战争的危险”。它也重申过去若干项决议中的主张，“无论在核查问题上存在任何分歧，任何理由都无法为推迟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协定而辩解”。

该决议也在其序言部分增加了一些新的段落，它们涉及在关于该问题的最新一

项决议通过之后所出现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段落回顾了联合国秘书长于 1984 年 12 月 12 日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他在提出为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重新作出努力的呼吁之后，“强调任何一项多边协议都无法对限制核武器的进一步改进产生更大的效果，并指出，全面核禁试条约能够测试人们是否真正愿意实现核裁军”。这些新段落中的另一段，即序言中倒数第二段，指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届审议会议在 1985 年 9 月所通过的最后宣言中，呼吁该条约的所有有核武器国家的缔约国，在 1985 年恢复三方谈判，呼吁所有有核武器国家将之作为一项最优先项目，立即参与裁军谈判会议中的谈判，以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本决议的执行部分包含有更为重要的新内容，如果严格遵守其中两个段落中的规定，就有可能对迄今为止所寻求实现的目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两个段落之一是第五段，在这个段落里，联大“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尤其是 1963 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和 1968 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个保存国，“促使本会议在 1986 年会议开始之时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为缔结一项全面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我所提到的这两个段落中的另一段是第六段，它是上一段的延续，因为在这个段落里，联大建议裁军谈判会议“指令上述特设委员会设立两个分别处理下列相互有关问题的

工作小组 1 — 负责条约的结构和范围的问题

工作小组 2 — 负责遵守与核查的问题”。

该决议以 1980 年 12 月以来联大每年连续通过的五项决议相类似的形式在其结尾部分，吁请莫斯科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保存国“立即通过三边议定的暂缓行动，或者通过三个单方进行的暂缓行动，停止所有的核试验，然后它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就确立核查的适当办法进行谈判”。该决议还决定仍以“停止所有核试验”为题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上。

现在我将列举一些有关的新情况，这些情况也许能够使得我们有理由对于本会议接受联大的呼吁抱一定程度的乐观态度。

阿根廷、希腊、印度、瑞典、坦桑尼亚和墨西哥的六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1984年5月发出了一项联合声明，他们于1985年1月28日在新德里又签署了另一项宣言，敦促核国家“立即停止所有形式的核武器试验，尽早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并指出后者是“当今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两项具体步骤之一。该呼吁的价值由于《新德里宣言》的作者在12月14日获得“超越战争”奖而得到提高。

人们也应该记住，联大于12月12日以131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了第40/94 L号决议。该决议特别强调“如果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希望通过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协议加强安全，全面履行和严格遵守这些协议是极为重要的”，并敦促“限制军备和裁军协议的所有缔约国履行和遵守一切有关的条款”。如果人们还记得，该决议草案是由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反对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设立一个处理停止所有核试验的附属机构的国家之一，于11月7日向第一委员会提出的话，那么，在我所提及的这方面的问题上，该决议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所提到的这项决议的实质已经由我引述的两个段落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它使我们希望，由于停止核试验的问题已在1963年的《部分核禁试》和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两项条约中得到明确的规定，而且，我所提到的这个国家不但是这两项国际文书的缔约国，而且还是其中三个保存国之一，因此，这个国家可能会放弃它的反对意见。

必须在此提到的是，三个保存国中的另一个国家最近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极其令人鼓舞的。它不但投票赞成上述决议，该国政府还于1985年7月2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它已决定从1985年8月6日至12月31日，单方面停止所有核试验的，而且，这项暂停行动将“继续到规定的日期之后，如果美国也不进行核爆炸”。众所周知，今年1月15日发表的另一篇声明中将规定的时限又延长了三个月。这项声明还指出，如果前一项声明中所提到的条件，即美国暂停核试验，能够得到满足，新规定的时限，即1986年3月31日，还可继续得到延长。

最后，人们必须牢记，核查办法不足曾多次被作为不接受全面核禁试的借口，现在它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障碍了，因为苏联已在我引述的1月15日的声明中，极为明确地表示，它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核查的适当措施应该完全由各国的技术手段和国际程序包括实地核查，加以保证。《新德里宣言》的六位作者于1985年10月24日在提出暂停所有核试验12个月的建议之后，致函给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信中指出：

“核查有关我们建议中的暂停是困难的，但并不是无法克服的……，由第三国核查的办法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肯定试验计划已经停止，我们建议在我们这些国家的领土上设立核查机构，以便达到这一目标。”

关于不断居于本裁军多边谈判机构议程上第二位的议题，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联合国在第40届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中有两项是完全涉及该议题的第40/152 P号决议，其题目与议程项目的题目一样，获得了绝大多数赞成票，共131票。

该决议在其序言中简要重述了该问题的背景情况，尤其应该提到的是联大在1978年《最后文件》中所说，“核军备竞赛绝不可能促进加强而是削弱各国的安全，它扩大核战争爆发的危险”。

该决议的序言也强调联大在《最后文件》的第47段中的内容，即核武器对人类以及文明的继续存在构成最大的威胁，停止和扭转一切方面的核军备竞赛是极为重要的，这方面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该决议中的一个段落特别强调下述事实，即“所有国家都与核裁军的谈判有着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因为一小撮国家的武库中所存在的核武器直接和根本地威胁着有核和无核国家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

该决议在执行段部分指出，——这一点对于本会议各成员国尤其重要——，关于核武器和外层空间武器的双边谈判的开始举行决不应该减损“裁军谈判会议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紧迫性”。所以，它再次要求本会议在1986年会议开始之时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按照所指明的程序，在《最后文件》第50段落的基础上进一步工作，以期最终“大量减少现有的核武器，以

便最终消灭核武器”。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大会还通过了两项决议，它们是专门涉及处于本会议议程上第三位的议题，即“防止核战争及其一切事项”；在这两项决议中，得到赞成票较多（136票）的决议是第40/152Q号决议。在这项决议中，大会特别重申了，“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使后代免于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祸害，这场世界大战一旦发生，它必定是一场核战争”。并再次重申“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是最紧迫的和至关重要的问题”。显然，“防止核战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不应该只是由核武器国家来解决”。

基于该决议序言中的内容，大会遗憾地指出，裁军谈判会议尚未能够设立与该问题有关的附属机构，它重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并再次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项最为优先项目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切实措施的协议，并为此目的在1986年会议开始之时设立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委员会”。

正如我在发言开始之时所宣布的那样，除了我刚才谈到的决议以及所有有关核裁军问题的决议之外，我现在开始讨论一下另外一项决议，它也属于那些赋予裁军谈判会议以特殊责任的决议范畴。由于一些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原因，这项决议也应该与其他决议一样享有相同的优先地位，这不仅因为该问题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埃及和斯里兰卡的尊敬代表在第一委员会中主持进行的艰巨谈判，最终使该决议以151票赞成，零票反对而通过。

这项文号为40/87，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议比较长是有理由的。在序言里，它重申所有国家的意愿，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该为了和平目的，而且“应该造福和有利于所有国家”，并且“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天职”。它也重申《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条款，尤其是第3条和第4条中的规定，以及1978年《最后文件》第80段的规定，其中说“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并根据（上述条约）的精神进行适宜的国际谈判”。

对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别是有可能进一步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

展会使目前的不稳定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这种日益迫近的威胁，使全人类面临着危险”对“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造成障碍，联合国大会也表示严重关切。

关于该决议的执行部分，强调下述内容是极为有益的：呼吁所有国家，尤其是具有主要空间能力的大国“为实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并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以便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促进国际合作与谅解”。

敦促美国和苏联“以有建设性的精神认真进行它们的双边谈判，以便尽早达成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议，并定期通知裁军谈判会议有关它们双边谈判的进展情况，以利于其工作”。

第三，呼吁所有国家，尤其是具有主要空间能力的大国，“在它们进行的与外层空间有关的活动，中，不要采取任何与遵守现有有关条约，或者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目标背道而驰的行动”。

最后，我故意在结束使用一系列引语之前，从该决议的第6段和第9段中引述两段话，因为它们是明确与裁军谈判会议有关的。

在第6段里，大会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多边的裁军谈判讲坛，在关于达成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及其一切方面的多边协议或者任何适当协议中，应发挥首要的作用”。

在第9段里，大会明确要求本会议“在1986年会议开始之时，重新设立一个具有充分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以便为达成一项或者多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及其一切方面的协议进行谈判”。

因为本篇发言有些冗长，我将在今后阐述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的若干有关其他项目的问题的看法，例如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尊敬的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已经非常有才干地主持了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在达成大家所希望的公约问题上，现在已经出现了相当令人鼓舞的前景；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我们希望本会议将能够积极响应联大的要求，向下届联大会议提交一份完整的方案草案；墨西哥于1980年荣幸地发起的世界裁军运动；核武器冻结的问题，这是联大不断作出的建议，以便保证在裁军谈判正在进行之时，核武器的储存不继续增长；以及核冬天

的问题，秘书长报告中的有关资料已经使得联合国大会感到震惊，它已要求秘书长就核战争对气候的影响和潜在的物理影响，包括社会经济的后果进行研究。

现在，我只想强调指出，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成立40周年时通过的决议从数量上看，正如我们所说的，是联合国的历史中最多的。如果各会员国不作出努力执行这些决议，它们将是毫无用处的。世界各国人民正焦急等待其中的一些决议得到执行，起码应该开始执行了。我所谈过的4项决议也属于这一范畴，如果仍然有必要加以区分的话，可以使用6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新德里宣言》中特别强调的话，即“当今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两个基本步骤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全面核禁试条约”。

主席：

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人类已经进入了由联合国作出决定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1986年。我们看到现在存在着克服近年来在国际政治中积累起来的对抗倾向的有利前景，存在着开始扫清道路以扼制地球上的军备——首先是核军备——竞赛并且防止在外层空间出现武器的良好前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S·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R·里根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结果对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心理气候已经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和在苏美联合声明中表达的核战争绝不能打也打不赢的一致意见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和赞同。双方对于防止两国间任何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它们不谋求取得军事优势的声明都具有原则的重要意义。

鉴于苏联和美国在原则问题——其中包括安全这个中心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巨大分歧，创造条件使日内瓦会谈的良种不断开花结果是尤为重要的。日内瓦

会谈创造了一种减少军事威胁、恢复信任使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因素的真正机会。当今的国际政治中积极的成份并不多，不可错过这一机会，使正在带来希望的火化，熄灭。需要采取实际行动和新的作法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保证向好的方面的真正的转化，最终由军备竞赛转变为军备限制，由对抗和诉诸武力转变为合作和相互考虑对方的利益。

苏联代表团前来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本届会议，下决心改变会议的工作，结束多年来已经成为其活动特点的僵持阶段。

生命要求现有的全部谈判系统运转起来，确保现有的裁军机构发挥最高效率，其中当然包括关于裁军问题的唯一全球多边谈判论坛——裁军谈判会议，它的议程上包括维护和平的所有中心问题。

在刚刚开始的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并且被全世界公正地誉为解决最重要的世界发展问题道路上大胆和建设性的步骤，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尔·S·戈尔巴乔夫1月15日的声明（应苏联代表团的请求，声明的文本已作为本会议CD/649号正式文件散发）。

声明包含在未来的15年中具体的核裁军方案。苏联建议毫不拖延地达成协议，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进入第三个千年期，彻底消灭化学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

接受苏联提出的核裁军方案，无疑会对双边和多边机构中正在举行的会谈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方案确定了精确划定的线路和目标，为达成协议和执行协议规定了具体的时间限制，给有关核裁军问题的会谈指明了意义和明确的目标。

苏联代表团相信，米哈依尔·S·戈尔巴乔夫声明中提出的复杂的裁军方案符合对本会议的工作，实际上对议程上的所有项目给予切实的帮助。我们表示希望，出席本会议的所有国家支持该声明中所载的建议。我们特别敦促美国代表团，以行动证实美国关于保证致力于消灭核武器目标的宣言，并且把苏美共同协议变为实际行动，使限制和裁减军备领域中的努力得到在全世界彻底消灭核武器的成果。

苏联方案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停止核武器试验，它被全世界公正地确认为最有效的核裁军措施。

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从所有方面得到了彻底的研究，这是其他问题都没有作到

的。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现在已经接近取得重要的具体结果。苏联坚决主张毫不延迟地立即开始适当的谈判。

苏联以行动表明它愿意采取导致立即停止任何核爆炸的实际步骤。人所共知，1985年8月6日苏联开始单方面暂停所有核武器试验。但是，美国并没有作出响应，回答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公众舆论要求的是美国新的核爆炸。自然，苏联完全有权在1985年12月31日暂停期满后重新恢复核试验。但是，我们作出了不同的决定；我们将单方面的暂停延长到下一年的3月31日。这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们以国际安全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出发点，作出了这一决定。

正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A·谢瓦尔德纳泽所指出的，“如果美国政府利用给他的这一新的机会停止核武器试验，这自然会对两国领导人的首脑会晤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两国关系的气氛就会迥然不同，其中包括与最高级对话有关的领域”。

无庸赘言，只有解决了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中理所当然的占有中心位置之一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之后，才有可能裁减和而后消灭核武器。正如M·S·戈尔巴乔夫前些天所强调的，苏联一向是并且仍然是“星球大战”计划的毫不妥协的反对者，一个原则性的反对者。这并不是因为这是美国的计划。我们在莫斯科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建立一种全面的外层空间防御系统是不可能的；从技术、经济和政治观点看这至多不过是一种幻想。然而任何“宇宙盾牌”都可以很容易的变为“宇宙利剑”。而握有这把宝剑的人有可能抵挡不住使用它的诱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的出发点，它是由维护和平利益而不是其他决定的。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声明中的一个重要篇幅谈了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问题，其中包括销毁生产化学武器的工业基地。这些内容直接涉及到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谈判。

除了消除各国武库中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的建议之外，该声明还包括苏联关于商定的裁减常规武器和军队、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以及欧洲裁军的新建议。关于禁止研制其破坏力接近于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基于新的物理原理的非

核武器也提出了建议。

正如苏联领导人指出的，总的来说，苏联对于其新建议在全世界引起的反响——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以及负责西方国家政策的人们的态度——感到满意。这些建议已经成为持各种态度的政治家们、新闻界、实际上所有国家的广大公众认真研究、分析和评论的对象。显然易见，很多人已经能够看到苏联计划的核心和实质，即认真努力解决国际安全的问题，将注意力集中于寻找确保全人类生存方法的这一决定性问题。

当然，我们苏联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期望苏联提出的建议能够简单容易地得到贯彻执行，而需要进行复杂的谈判。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相互信守协议并且有使全人类免除核战争威胁的政治意愿，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重要的是从新的角度看待许多问题，不带偏见和抛弃年复一年积累起来的相互不信任的重负，从不偏不倚的立场出发寻找解决办法。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S·戈尔巴乔夫指出的，“许多习惯性的信念和30年、20年甚至10年前还可能是正确的传统性观点现在都毫无希望的变得过时了。在我们这样一个核时代，世界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并且继续武装，即使设想没人想打一场核战争，而仍然充满着这种可能性”。苏联的建议开辟了一条走出核僵局和可靠地保证整个星球和平的现实道路。

苏联代表团表示希望，在良好的征兆中开始的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在其历史中将占有适当的重要位置。我们相信，通过本会议中有代表的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最终有可能就议程上的某些项目达成最后协议，并且使今年就其他项目正在进行的谈判取得具体进展。苏联代表团准备为这种共同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席：

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现在我请瑞典代表特奥琳大使发言。

迈·布丽特·特奥琳（瑞典王国）：

主席先生，

瑞典人民怀着极大的悲痛获悉阿尔瓦·米达尔的逝世。

阿尔瓦·米达尔的名字对于裁军谈判会议具有特殊的意义。她从1962年开始就作为瑞典代表参加日内瓦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ENDC）和后来的裁军委员会会议，直到她1973年退出公职时为止。从1967年她就在瑞典内阁中担任裁军大臣。

从1962年到1973年这一时期中，阿尔瓦·米达尔参与了在多边裁军谈判中发挥小国的作用和确定中立与不结盟国家任务的工作。

她在对事实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对主要核武器国家形成了一种批评态度。阿尔瓦·米达尔很早就看到在多边裁军谈判中实际能力的重要性。在瑞典她设法把一些军事资源转用于科学研究以支持裁军谈判。

在她努力为中立和不结盟国家建立一种足以正确地分析谈判中的许多复杂问题的能力中，阿尔瓦·米达尔帮助建立了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活动应当是本会议所熟知的。

在裁军谈判会议有限的时间内，全面论述阿尔瓦·米达尔为裁军而开展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仅想提及她的几项主动行动。

阿尔瓦·米达尔提出了一些在尔后的谈判中带有根本性的建议。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初期，她在核禁试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1962年8月（ENDC/PV.64）她建议对禁止试验的核查应当基于全世界科学界的调查结果，而不应当基于超级大国情报机构双方的相互观察。1957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计划就是她的样板。

阿尔瓦·米达尔积极地参加了《不扩散条约》的谈判。对她来说，这一工作也包括她的祖国瑞典最终取消核武器。

1973年夏季，她成功地带头参加了国际抗议活动，反对研制小型核武器的设想。

1982年，阿尔瓦·米达尔和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一道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她把她的奖金捐献给了继续为和平而进行的工作。

最后，我愿提及她为使全世界的海洋非核化而进行的工作。1984年，她发起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为联合国秘书长尔后在这一领域中的工作作出了贡献。她今后却无法得知这一工作的结果。

阿尔瓦·米达尔坚持认为（她在绝望时尤其如此），停止斗争是违背人类尊严的。纪念阿尔瓦·米达尔的最好方法就是决不在困难面前低头，而是以建设性的行动迎接挑战。

主席先生，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您巴特勒大使作为二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谨代表瑞典代表团对你就阿尔瓦·米达尔发表的最为亲切的悼念言词表示感激。你表达了会议的感情，你的话将转达给阿尔瓦·米达尔的家属。我还要对墨西哥代表团团长加西亚·罗普莱斯大使和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就阿尔瓦·米达尔逝世向我国代表团表示的慰问深表我的谢意。我还愿向你的前任会议主席坎波拉大使表示我诚挚的感谢，感谢他在上届会议结束的那个月直至本届会议开幕这一时期里对会议进行的熟练的指导。我还愿向其他九位同事，阿尔及利亚的克罗姆大使、比利时的克拉克西大使、缅甸的吴丁吞大使、印度的冈萨维斯大使、意大利的弗朗西斯齐大使、肯尼亚的阿文德大使、摩洛哥的班尼马大使、秘鲁的马里亚德圭大使、和委内瑞拉的塔伊尔阿达特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愿向我的新同事们保证瑞典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在这十年期的前几年中，我们目睹全世界许多地区在持续不断的扩充军备。世界舞台上主要演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他们的盟国以及不结盟国家也受到了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恶化了。

当然，今天的形势远非令人满意。但至少两个为首的军事强国似乎认识到合作比对抗对他们更有利。在裁军领域以及其他领域中已经奠定了取得进展的政治基础。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努力以取得具体结果。

本会议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去年的联大恰逢联合国40周年纪念，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评价本组织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的机会。它还使我们有机会展望未来的挑战。

尽管裁军领域中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这是不应当低估的，但对核军备竞赛有增无已存在着普遍的关切。在大会期间，特别是在一委的工作中，已经充分阐明最为紧迫的任何就是减少和最终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一委的工作是本着建设性的精神进行的。时常影响委员会气氛的军事联盟之间的无意义和毫无结果的争吵几乎是辩论中看不到的。在对待某些决议方面也能看到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于未来所抱有的谨慎的乐观情绪鼓舞了各代表团。

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首脑会晤和他们的联合声明以及《不扩散条约》(NPT)第三次审议会议的积极结果是在一委工作中创造良好气氛的重要因素。

人们希望，一委的积极精神将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得到加强。大会敦促本会议就全面核禁试条约开始谈判并结束综合裁军方案的详细制订。还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并且加速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和储存的多边公约的谈判。此外还要求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就放射性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

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应当毫不拖延地就适当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以便着手实际工作。裁军谈判会议必须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和要求。

在去年的裁军谈判会议上，在有关全面核禁试条约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尽管这一事实令人沮丧，但禁试条约的问题在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议会议和一委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瑞典国防研究所关于核爆炸的初步统计。1945年到1985年总共记录下了1,567次核爆炸。美国在这一令人沮丧的竞赛中以801次爆炸——212次在大气层，589次在地下——领先，其次是苏联的563次爆炸——161次在大气层，402次在地下。法国、联合王国和中国分别进行了135次、38次和29次核爆炸。印度进行过一次核爆炸。

1985年在全世界总共检测到了30次推定的核爆炸。1984年的相应数目是55次。1985年次数相当少主要是由于苏联8月6日至12月31日停止了试验。去年，法国实际上在这一可怕的竞赛中超过了苏联，在南太平洋进行了8次试验。苏联进行了7次爆炸，美国进行了15次。没有检测到联合王

国或中国的试验。

我们对于 1985 年美国和苏联爆炸的地震数据的分析符合以前的推测，即测到的爆炸当量低于《极限禁试条约》的 15 万吨限额。法国的一次爆炸当量估计在 15 万吨左右。

试验总数已经下降这一事实是令人满意的。在这方面，数目小当然比数目大好。但是，我认为，这还不能真正令人满意。一个核武器国家仍然把禁止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下进行任何试验的条约称之为长期目标。另一个核武器国家则继续在边远地区进行试验，而该地区的国家强烈反对这种试验。

因此，我愿再次提醒人们警惕对禁试采取的某种逐渐或极限措施。这些措施制止不了新型核武器的发展或在一个时期之后使现有的核武器过时。这只有通过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才能实现。极限措施只有直接与一项从商定日期开始的有效全面禁试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且逐步停止的阶段要短，瑞典才能接受。

让我提一下去年的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会议达到了很少人预料到的成功程度。但是对于核武器国家未能按照第六条履行其义务仍然提出了严厉批评。

最后宣言，对迄今未能缔结一项所有国家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环境下禁止一切核试验的多边条约表示遗憾。对于拥有核武器的条约缔约国发出了恢复 1985 年已经开始的三边谈判的呼吁。此外，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中的最优先事项参加全面禁试条约的紧急谈判和缔结的工作。

不扩散条约的有核武器缔约国一向表示将保证条约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生存性。我认为，显示这种决心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响应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呼吁。在任何核裁军进程中，这一条约都是关键的因素。

正象瑞典欢迎苏联去年夏天宣布的单方面暂停试验一样，我们也欢迎它最近延长这一暂停的决定。对于美国和其他核武器国家加入这一暂停，这一暂停将持续到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为止，我们仍然抱有希望。

大会去年通过了一些关于核禁试问题和其他事项的重要决议，这清楚的显示了国际社会强烈要求停止核试验。

面对这些情况，本机构不能再不采取行动了。瑞典和其他国家一样多年来积极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而努力。1983年提交的条约草案文本（CD/381）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坚持要求开始谈判。同时，关于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如何制订的意见分歧不应当阻碍就这一重要问题开始实质性的工作，因为它是我们议程上的最优先项目。

其他领域中的裁军谈判告诉我们，创造一种工作进程，就能够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就能够打破僵局，从而导致全面谈判。的确，一个按照协商一致原则工作的机构必须考虑到所有观点，并且以最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本会议不应当允许少数代表团，更无需说一个代表团妨碍其议程上首要项目任务的执行。

我愿借此机会强调我国政府对于科学专家小组重要性的认识。关键要使这一小组能够就与全面禁试条约有关的核查问题继续工作。一旦就停止核试验作出了政治决定，就不应当由于悬而未决的技术问题而拖延条约的缔结。目前技术发展迅速。重要是在核查系统中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不应该允许核查系统落后。

所谓的五大洲和平倡议强调了能够监测所有核爆炸的重要性。瑞典和支持该倡议的其他国家一道已经宣布愿意参加对于全面禁试的监测。作为1984年秋季国际试验一部分由瑞典操作并且作为对禁试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由我们主动加以管理和资助的数据中心在接到通知后很快便可交付使用。

几十年来，核查问题一直被提出来作为全面禁试的主要阻碍。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未能就核查这种禁试需要做些什么达成一致。现在这种时期似乎已经结束。苏联已经表明愿意接受包括现场视察在内的国际程序以便核查对等的暂停试验的遵守情况。这样双方似乎在一项核查系统的基础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因此瑞典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在谈判的初期阶段，我们感到，应当开始建立一种包括现场视察在内的国际核查系统。科学专家小组研究出的合作措施可以作为基础，并且利用全球现有的设施开始监测。使用现代技术和方法可以迅速改善这些设施。这样，一项未来条约的生效就不会由于技术核查原因而被拖延。

瑞典赞赏裁军谈判会议去年——尽管是在会议晚期——设法成立了一个解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议程项目的委员会。我们期望该委员会继续加强这一重要工作并且寻求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具体方法。我们敦促本会议的所有成员国以建设性方式一道工作，以保证能够尽早开展实质性工作。去年使委员会只剩下9次实质性会议的那种拖延耽搁必须加以避免。

舒尔茨国务卿和葛罗米柯外长在1985年1月8日的会议上同意“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这一点在去年11月日内瓦会谈上得到了两个主要核国家领导人的确认。我们认为这是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坚定承诺。

然而，很显然，仅在双边范围内是不能够达成有意义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协议的。在禁止反卫星武器条约没有得到将来具有反卫星能力的所有国家遵守的情况下，许多重要的卫星将会成为潜在的攻击目标。它也会使苏联和美国自己的卫星容易遭到第三国反卫星武器的攻击。因此一项反卫星武器的多边措施对于两个空间大国也是有利的。

重要的是，详细制订一项或多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反卫星武器和反卫星战的国际条约。由于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所有国家，裁军谈判会议必须立即审议以何种方式就此采取行动。

苏联和美国目前实际上都在遵守暂停试验反卫星武器。这是一个最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它应将促进多边全面禁止反卫星系统的谈判。

弹道导弹防卫问题引起人注目。瑞典政府不相信通过这种防御能够获得安全。外层空间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如果技术上是可行的话——也容易受到攻击并且能够为核武器数量的增加而战胜。很难看出在建立技术上先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过程中能够避免不稳定和增加核战争危险。导致缔结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论点仍然是有效的。该条约是军备限制领域中最重要成就之一。关键在于执行反弹道导弹条约，严格遵守其条款并采取措施防止其逐渐失效。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能发展不仅仅是苏联和美国关切的事。由于其含意，我们非核武器国家象核战争所有其他可能的受害者一样，有权希望双边谈判将产生减少核战争危险、加强稳定和进而加强我们所有人安全的具体措施。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有些多边条约也载有与先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问题有关的义务。即使这种有缺陷的多边法律条约并没有明确禁止环绕地球轨道——或在地球上、在大气层中、在海洋或海底——的武器，瑞典认为这些武器的研制、试验和部署违反《外层空间条约》的精神。该条约第一条规定，外层空间的使用“应本着为所有国家谋福利与利益的精神”。第三条规定，本条约缔约国使用外层空间应当“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增进国际合作与谅解”。这种意向实在难以与研制外层空间武器的活动相调合。

考虑用于空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项技术是X光激光器。X光激光器需要给它提供强度极高的放射，而实际上这只能来自核爆炸。外层空间试验X光激光器，如果包含核爆炸，将违反禁止这种爆炸的《部分禁试条约》的第一条。在环绕地球轨道上装置这种X光技术就已经违反了《外层空间条约》的第四条。

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与我刚提到的各项条约的精神是不相容的。必须维护对国际法的尊重。

去年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谈判尽管进展缓慢但却是稳步前进。40页的CD/636号文件，构成目前的公约草案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这是不言自明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局之后，确定和开列有关化学品的清单的工作已有不小进展。这一工作对于继续详细制定公约的一些其他部分具有根本意义。因此，1986年的会议期间应当积极进行这一工作。确定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销毁这些设施的设施问题是上个月有效处理的另一个领域。然而，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去作。今年存在着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某种前景。

1986年需要作出重大努力的其他问题就是详细制定消除现有化学武器储存的原则，以及保证新型化学武器不会在化学工业范围内出现的制度。最后一项但决非不重要的一项，即必须就保证所有缔约国全面遵守未来公约的原则、程序和组织达成一致意见。

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经产生了某些势头。几个月前美苏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时确认了这一点。裁军谈判会议中主要国家的作用和责任是成功地缔结公约的关键。它们对于有关问题的关切和态度是不容忽视的。以往证明美苏间的直接对话是有益的。这种接触能够并且应当加强和加速谈判的进程。

但至少从理论上讲，只要愿意获取，化学武器所有国家就都能得到。此外，所有国家均是使用这种武器的潜在受害者。所以未来公约的制订必须满足世界各国的关切和利益。这只有在多边范围内才能做到。因此，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多边裁军机构。

在裁军谈判会议范围以外，还采取了其他主动行动，其目的是作为在全世界消除化学武器的步骤。一些发言表明，人们正在做出防止化学武器扩散的努力。在欧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建议是另一个主动行动，从政治角度看它是重要的。

瑞典坚决赞同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减少化学武器威胁的所有努力。同时，我们相信，达此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通过一项例如正在本机构内谈判的全面公约。从地理上或从其他方面，有限的主动行动并不应当成为替代的解决办法，而应当以支持和加强全面公约多边谈判的方式予以进行。已经作出了足够的实质性和筹备性工作，这种公约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实现，不需要额外措施了。

为促进谈判，所有生产或考虑生产化学武器——二元或其他类型——的国家应当在公约的谈判期间停止这种生产。增加军备决不会促进裁军。

1985年11月苏美领导人的日内瓦会晤给改善裁军领域内国际谈判的气候带来了某些希望。两国领导人表明，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他们承认，苏美间的任何冲突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并强调防止两国间任何战争的重要性——无论是核战争或常规战争。他们宣布不打算谋求军事优势。

他们的共同谅解现在应当以多边或双边协议或公约的形式转变成具体的裁军措施。

苏联最近提出的导致消除所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削减常规力量的综合方案值得认真审议。

如果我们承认相互间根深蒂固的猜疑阻碍了裁军道路，那么，建立信任在很多方面就是问题的核心。因此，关于在欧洲建立安全与信任措施和裁军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显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瑞典作为东道国和一个中立的欧洲国家，自然对于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成功抱有特殊兴趣。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的讲话以及一些高级人士最近出席会议使人们有理由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

对于斯德哥尔摩的谈判者们，离欧安会维也纳续会前的会议休会还有不到八个月的时间。我们殷切希望斯德哥尔摩会议今年能够达成一项实质性协议，使维也纳会议能作出将真正裁军措施包括在内的扩大职权范围的决定。

一项斯德哥尔摩协议应当反映出安全在政治和军事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的性质。它应当包含扩大在赫尔辛基商定的建立信任措施的开放措施，即在有关欧洲军事行动方面事先通知和互换观察员。它还应当包含军事限制措施及通讯和协商方面的安排。它还应当适当体现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义务。

今年已经宣布为国际和平年。这项宣布应成为要求各国人民和政府为和平与裁军作出一切可能努力的严峻挑战。

没有比这种国际和平年更好的机会了：

- 就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开始谈判
- 开始裁减核武库
-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 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定案
- 成功地结束斯德哥尔摩会议

世界各国人民渴望看到裁军的具体协议。我们不要象往常那样使他们失望。让我们努力工作以便避免核冬天的黑暗和寒冷。让这个国际和平年带来裁军的春光与和平的夏日吧！

主席：

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今天早晨我们可以支配的时间已经用完，而本会议还有一些成员国登记今天发言。为此，我打算使全体会议现在休会并于今天下午3点30分复会，以便听取他们的发言。

但在结束会之前，我想提一下今天下午的程序，正如上星期非正式磋商中已经同意的，我打算今天下午听完名单上发言者的发言之后立即举行简短的非正式会议，以审议本会议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如果在非正式会议上我们确认了我认为存在的并且在上周的磋商中产生的协商一致，那么，今天下午就能够继续召开全体会议以便通过1986年的议程和工作方案。如果没有代表团愿意发言，我就宣布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1点05分暂停并于

下午3时30分重新召开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三三六次会议现在复会。

今天下午发言人名单上列着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加拿大代表的名字。这几位代表愿等到今天下午会议发言，我愿表示感谢。

现在我建议大家听取这些发言，首先请尊敬的古巴大使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讲话。

莱丘加先生（古巴）：

主席先生，我向您转达我国代表团对您主持第一月份的工作表示欢迎。我们保证古巴代表团对您的工作给予支持，您的工作必定是为使我们的努力获得成功。

我们还要向您的前任马里奥·卡波拉大使表示祝贺，在去年会议结束时他干练地指导了会议；他又一次以他在大会第一委员会中的工作向我们显示了他的外交才干和对裁军事业的忠诚。

我们和您一道，向参加会议的新同事表示欢迎，我们向他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我们很高兴地欢迎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出席我们的会议。 我们还要向会议的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 副秘书长贝拉萨德主大使致意。

我们向瑞典代表团转达我们对为裁军事业努力奋斗的阿拉瓦·米达尔夫人去世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她的逝世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损失。

我们还要对美国代表团说，古巴人民对于航天飞机悲剧性的事件所造成的几位人员包括一位年轻的女教员的死亡、美国人民所感到的深切悲痛并非麻木不仁。 为此，我们表示深切哀悼。

尽管多边主义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我们仍然是以谨慎的期望开始了会议今年的工作。 鉴于这个机构的漫长的受挫折的历史、以及在本论坛之外所进行的会谈尚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因此很难采取超过这种谨慎的态度。但是，我们不应当由于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的而使自己灰心丧气。 正象常言所说，必须尽力而为，我们相信，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首先要着手进行的就是谈判。很明显，为了这个目的就需要以实际行动显示我们有就所建议通过的议程上的问题进行详细讨论的政治意愿，以期达成有效的裁军措施，而不是利用讨论作为一种烟幕来推卸所承担的责任。

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开始工作的情况与去年的情况不同。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能被忽视；目前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取得的明显进展使人们增强了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定的希望。 毫无疑问，根据一项合理设计的规划在 14 年内将核武器从地球的表面消灭的建议是对所有主要军事大国的挑战、特别是对这些大国的军国主义者们的挑战，他们的外交政策特征是军事优势以及以维护国际紧张局势作为实现他们目标的工具。

苏联的倡议展示了诱人的前景，通过这个窗户我们可以瞥见比目前这种充满痛苦的时期富有希望的本世纪的最后年代。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这个倡议普遍表示满意；甚至那些对于裁军的主张最勉强的国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应当受到认真考虑的计划；当然，我们应当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 如果想象在 15 年的时间内人们会容易地接受普遍裁军的话那是不明智的，因为有势力的方面从军备竞赛中可以获得好处。 我们知道，实施这项具有这么重要意义的方案，要求所有那些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当以其他手段确保他们的目标失败时、使用武力是最后的主要办法的人表现出很大的善良愿望。

但是，尽管事实很明显，认为为实现逐渐削减并最终彻底消灭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目标没有进行有效工作的可能性是不符合客观真理的。这一点、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是裁军谈判会议的重要任务：以自己的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贡献。

我们坚决认为，是有可能的，如果不这样想的话，那么就等于是接受了集体自杀的想法，在当前情况下这只能意味着核大战；也等于是接受了世界安全的形势不断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正在遭受无穷无尽的灾难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则经济改善是永无可能性的，因为缺少资金无法克服这些灾难，可是却将天文数字的资金花费在军备研究、制造和部署上。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阴暗的未来、或被引入这样一种没有出路的局面中。

裁军谈判会议承担着特殊具体义务，要尽其所能使这一事业圆满成功。简而言之，这是由国际社会为完成这项任务而自由建立起来的唯一的谈判机构。它不应由于未能对其工作计划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讨论题目采取行动而使公众舆论失望。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议程的话，就可以知道不立即就停止核武器试验进行谈判是没有理由或道理的。不论是在这个论坛内还是在这个论坛外，任何人都不能理解那些否认核武器试验对于安全的事业是有害的国家逻辑；特别是当继续进行试验对促进了这场发狂的军备竞赛以及在裁军谈判的道路上又建立了新的障碍这一点是显然、明瞭、难以否认的事实时更是如此。进行核试验并不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完全相反，进行核试验只是为了使现代的武器更加完善、为了对其他具有更大破坏力的武器进行试验，从而取得对其对手的军事优势，在今天的世界上这是无人能控制的。我们不是生活在殖民主义瓜分时代，那时帝国主义大国能够泰然的用他们的大炮对付他们前来镇压和剥削的人民的劣势武器，这种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另一个已经完全成熟而且应当成功地结束谈判的问题是禁止化学武器以及毁灭在各个武器库中所储藏的化学武器。同样的，没有理由象过去发生过的那样使谈判超越它所需要的范围，如果忽视现在似存在的这种动力、并且未能利用这个时机

来满足人类的愿望，即消除这种可怕的武器的话，那将是不可饶恕的。在这方面最近苏联所提出的倡议包括了积极的因素，开辟了达成条约的道路，这就是核查的问题、即关于严格控制、包括现场视察的建议。谈判不能取得迅速进展是没有理由的。

军备竞赛不仅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一种军事对峙潜在危险的根源，而且还是极大的破坏世界经济的因素，是现在所有各大洲、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在的洲所经历的深刻的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个原因，现在要求和平的斗争与有着亿万人口的这些国家为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它还是与为建立比现在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秩序更为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是紧密联在一起的。此外，和平必须对所有地区都有利，并且是各国人民都能获得的。半个和平、带有歧视性的和平是不行的。

只要存在着军备竞赛上大量浪费资金的情况，在经济领域中就不太可能有国际合作。发展和裁军是联系在一起的幸运的是，所有国家的公众舆论中越来越多的阶层都认识到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正在决定为这个事业进行斗争。

当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和女性、青年、老人和儿童由于缺少营养、药品或医疗而死去的时候、当数以亿万计的人缺少学校和医院、当这些设备远不能满足必要的要求时，将难以计数的财政、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投入生产造成死亡和毁灭的工具是对人类真正的犯罪。

当世界深深陷入多年来最悲剧性的经济危机之一时、当许许多多国家的外债象一条绞索扼杀掉他们在今后许多年改善生活的机会时——这些外债目前是无法偿付的，因为在目前的局势下他们已经失去了这样做的经济能力——，谈论对设计外层空间武器进行大量投资是很轻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资金被空前地浪费于这种昂贵的项目中，尽管这样作意味着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破坏现存的不稳定的平衡以及最终使和平的实现更加遥远。

我们认为，会议的任务之一是清除环绕着会议的怀疑主义。我们不得不承认，会议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这对会议的有效性是没有帮助的，会议缺乏效率是广大公众舆论对它所表现的不信任的理由。只有以真心诚意进行工作才能打破这种恶性

循环。我们希望，这种诚意能够在我们正在召开的会议上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

在完成综合裁军方案以及克服现在所面临的僵局方面需要诚意，这样才能有效地就这个重要的题目——防止核战争——进行工作。要以诚意进行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两个题目的工作，这是人人责任，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特权。

在不忽视我们对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所作出的微小贡献的情况下，古巴代表愿意保证和大家一道履行国际社会所赋予我们的责任。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古巴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依沃达大使发言。

维依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

由您来主持今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一个月份的工作既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义务。指导本机构的工作一直是一种荣幸；而在裁军谈判会议无疑地将尽力使国际局势中的某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变为具体行动时，这已更是一种义务了。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您朝着正确的方向有效地开展我们的工作所作的努力。

我对各位新同事表示欢迎，他们是比利时大使德克莱克、阿尔及利亚大使海卢姆、印度大使冈萨维斯、意大利大使弗朗切斯基、摩洛哥大使方伊马、肯尼亚大使阿方德以及缅甸大使丁吞、秘鲁大使马利亚特圭、以及我们曾有机会共过事的委内瑞拉大使太尔阿尔达特。我期待着能和他们前任那样，和他们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

我们不应忘记感谢阿根廷大使卡姆博拉，他去年会议将要结束时卓有成效的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副秘书长莫顿森先生；当然，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克马季纳大使坐在会议秘书长的席位上，并高兴地看到贝拉萨德圭先生坐在他的旁边。

我以深切的悲痛感向瑞典代表团表达我们对阿尔瓦·米达尔的去世表示哀悼。她是一位杰出的瑞典外交家并且是诺贝尔和平奖金的获得者。因为我曾经有机会与她一道在日内瓦和在联合国大会上密切合作，因此我非常了解她对和平与裁军的献身精神。我请瑞典代表团向阿尔瓦·米达尔的亲属以及瑞典政府转达我们的哀悼。

主席先生，

去年的会议结束之后才两个月。我们是以一种已习以为常的、比较阴郁的心情结束了那次会议，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乐观。因此，注意到在我们休会期间已经发生了重要的、积极的事态发展是令人鼓舞的。在裁军谈判会议休会之后，第三次防止核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召开了。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这次会议在结束时是积极的。会议重申了不扩散系统的有效性，并呼吁进一步予以加强。当然，为了完全关闭核武器扩散的一切可能的通道，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国愿意参加这一共同的努力。在这方面，第三次审查会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一步，尽管有人预言它会失败。

不用说，防止扩散危险的最好的保障应当是制定确保结束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具体措施。去年十月在索非亚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政治磋商委员会又一次重申了华约组织成员国实现这种措施的意愿。会议的参加者强调“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停止军备竞赛、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并大幅度地削减军备、特别是核军备。”

去年十一月份我们在日内瓦目睹了一件具有极其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人们普遍认为1979年以来第一次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谈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的转折。这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对于采取旨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武器的具体措施的可能性的期望。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密切注视这次首脑会谈，认为当应采取具体措施停止军备竞赛，越快越好。捷克对会晤的联合公报表示欢迎，该公报表明了讨论涉及的领域、对各项问题取得共同的谅解以及应当进一步解决的任务。

在美苏首脑会谈之后，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立刻在布拉格会见了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最高代表，并向他们通报了首脑会议的结果。他们完全支持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在与里根总统的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富有建设性的做法，并欢迎双方重申他们1985年1月所作出的承诺——寻找方法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并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

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旨在使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发生积极变化而进行的对话的开端。它为改善国际局势和恢复缓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首脑会议之后，我们期待着采取特别是与将在上个月恢复的苏美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进行的双边会谈有关的行动，这是很自然的。

1月15日，在上述会谈第四轮开始的前夕，苏联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计划，旨在2000年之前消除核武器。这个建议在我国引起了巨大的兴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捷克政府欢迎这项倡议，并特别宣告该倡议是“表明苏联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的一系列新建议。这些建议也是符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重大利益的。这些稳妥的、现实的、明确的和有深刻人情味的建议反映了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的最负责的态度，毫无例外地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这些倡议的目标是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防止外层空间的军事化、普遍地改善国际局势并确保发展和平、互利的合作。”

苏联的裁军计划在其大胆的设想、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及详细的和具体的性质方面前所未有的。因此，在国际和平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世界就获得了和平和急速解决持续的军备竞赛问题的机会。连续不断的军备竞赛越来越大地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在并吞噬着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世界上普遍的积极的反应表明人民赞成这项计划的目标，也表明政治领导人理解这项目标的历史意义。这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忽视或者不受重视的倡议。它所引起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实施这项倡议。

主席先生。

苏联最近倡议中提出的若干问题也将列在我们的议程之上。因此，我们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努力寻求新的、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很自然的。

让我们首先看看核禁试问题。我们认为，毫无疑问的是，或者我们根本没有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或者，当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即：1982年和1983年工作小组的活动表明若干核查的问题仍有必要予以解决。这些活动所真正表明的是，如果我们脱离开禁试条约的其他基本条款，现存的核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这同样也适用于地震科学专家小组的活动。一两个星期后，这个小组将对第三份报告定稿。由于对传输地震数据两次实际实验的结果进行了估价，第三份报告很可能是个积极的贡献。但是，这是对什么作出的贡献呢？如果关于核禁试的谈判又受到阻挠的话，那么地震专家小组所作出的富有价值的工作就只能是现代地震学中的一次演习而已，只是专家们交流情报和经验的一次机会，和对于世界气象组织的交流渠道进行的一次检查。另一方面，如果能开始对核禁试的所有方面进行谈判的话，那么地震科学专家小组的第三份报告就可能对于今后建立传输地震数据系统作出真正的贡献，而这将会成为核禁试核查程序中的重要部分。

在讨论核禁止问题时，裁军谈判会议应当考虑到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新的、重要的事态发展。去年下半年，两个主要军事大国中的一个单独在积极地进行核试验。苏联领导人作出努力打破通常的军备竞赛的“逻辑”，单方面暂停了核武器试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另一方却无视对等和在谈判全面彻底禁试之前将暂停核试验成为一项永久措施的请求。于是，这个大国在只有一家参加的一场尴尬的军备竞赛中，在这方面仍然是个孤独和狂热的竞争者。甚至在原先提出的6个月到期之后，在苏联将单方面暂停试验又延长了三个月之后，这场“独家竞赛”仍在继续。我们认为，这项附加措施是能够打破军备竞赛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的一个杰出的范例，

核查的问题再也不能作为不参加暂停核试验或者作为使核禁试谈判陷于僵局的借口。苏联明确声明，核查对它不是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参加暂停试验的话，那么对于是否遵守暂停试验的适当的核查将由各国技术手段和通过包括必要时进行现场核查的国际程序得到充分的保障。

主席先生，我们知道贵国代表团在这里和联合国大会对于停止核试验的必要性表示关注。事实上，联合国大会去年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由贵国发起的。关于核试验问题的三项决议——第40/80A、40/80B、40/81和40/88号决议——都表明就如何最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决议都一致认为停止核试验是重要而紧迫的。我们相信，在您就任主席期间，您将为裁军谈判会议解决其最主要的议程项目寻找最合适宜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向您保证我代表团将给予充分支持和合作。我们将具有灵活性，但是我们将继续从这一基本的标准出发——我们在这里的活动应是旨在尽早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我们还赞成为议程项目二和三建立工作机构。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危险、停止进一步毫无意义的储存核武器、逐渐削减核武器直到彻底消除核武器。过去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即裁军谈判会议应就这些项目中的哪些问题进行谈判并不清楚。我们认为，再也不能严肃地提出这种观点。有人就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分阶段核裁军的建议。在苏联的新建议中，分三阶段削减并消除核武器的计划是非常详细和具体的。这个建议很现实，因为在设计这些阶段并参加这些阶段时它充分考虑到各个核武器国家的不平衡的潜力。这里，在我们这个机构中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都有代表，我们应当讨论裁军问题。如果我们根本不讨论核裁军这个主题的话是否适宜呢？那至少是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所通过的第40/151F号决议、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第40/152A号决议、关于防止核战争的第40/152Q以及呼吁裁军谈判会议不加拖延的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的第40/152C和第40/152P号决议中所表达的几乎是全体一致的意见。

主席先生，

外层空间对于我们有些人来说可能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疆域。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那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从军事观点来看——将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而且可能很快就会这样。再过两个星期，一个大国宣称一种形式的外层空间军事化为其官方理论就要三年。从那时起，为此计划每年都要消耗掉大量的财力资源和成千上万的技术人员的技巧。随着岁月的流逝，在这项事业中投入的力量将会更多，直到有一天它成为无法停止的、自我支撑的机制。我们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不会早于就外层空间非军事化进行公平的谈判。否则的话，随着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进展，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方面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都是难以想象的。

我国已经把一位宇航员送入外层空间，我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了和平探测外层空间。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自己是空间大国：但是尽管我们是地球上的一个小国，我们仍然能够直接感受到有朝一日把进攻性空间武器引入轨道所带来的威胁。现在，我们的领土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包括部署在离我边境只有一两公里的带核弹头的新型导弹的威胁。如果增加了其它的威胁来源的话——这一次是来自空间的和几乎是无法进行防御的，那么这种武器可以起防御作用的解释是难以消除我们的忧虑的。这种潜在的威胁正在以越来越具体的形式出现。在内华达州进行的核武器试验正加紧继续进行，其目的是使即将部署在外层空间的X射线激光更加完善。那种关于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具有非核性质的声明似乎颇不得当，如果人们很快就把它完全忘掉的话是不奇怪的。同时，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并不能够取代旧的危险，而只能增加这种危险。就在上个星期，国防部长温伯格说，战略防御计划是五角大楼计划中的“最优先项目”，它的地位相当于使核导弹现代化的五年计划。

鉴于这些情况，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在最近的倡议中关于外层空间的建议表示欢迎。这个倡议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对任何国家带来威胁，从长远的观点讲也不会对空间军备竞赛的发起者造成威胁，相反它肯定将把外层空间排除在军事对峙之外，而且将为核裁军创造有利条件。在M·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新的倡议的声明中，他提出了下列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消除这些军备

并最终把它们削减到零，而不是浪费十年到十五年来发展新的、极其危险的空间武器——据说其目的在于使核武器变得无用——不是更加明智的吗？”看来任何政治领导人都不会对这一简单的真理公开提出疑问。我们希望，任何国家都不要用行动来否定这个真理。

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有助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多边努力。因此，我们支持尽早恢复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活动。至于其任务，我们早在去年就明确表明，我们要求有一个有权就确保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具体措施进行谈判的委员会。去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工作之后，我们更加相信向前迈进并就能够确保外层空间免于军备竞赛的新措施发表具体看法的时刻已经到来。联合国大会第40/87号决议所要求的就是这样。

主席先生，

我们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将不加拖延地继续其工作。它应在去年和今年一月波兰大使土尔班斯基任主席期间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另有建树。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该委员会近来的气氛有了巨大的改善。这和上周苏美双边磋商的开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谈判模式，使多边和双边的努力能够相辅相成。这样，就可以利用所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导致悬而未决的问题。得以解决。

事实上，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是裁军谈判会议就具体的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唯一工作机构。近年来，它为制定化学武器公约而努力工作，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代表团都对它的工作给予特别的关注。我们希望，这个委员会的活动将是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就其他优先项目组织我们的工作。否则，不久之后，裁军谈判会议便只能就限制化学武器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个裁军的多边谈判机构最终将能够讨论其它紧迫问题，那么为什么不在今年开始呢。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言词。

我现在请尊敬的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在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开幕之日，请允许我首先欢迎最近刚加入到我们行列的九位同事，尊敬的阿尔及利亚、比利时、缅甸、印度、意大利、肯尼亚、摩洛哥和秘鲁的大使，并高兴地欢迎委内瑞拉大使又来参加会议。请允许我向你，巴特勒大使当选为二月份的主席职务表示我本人和官方的祝贺。显然，在你得力的指导下，本会议已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我也愿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感谢坎波拉大使在充满困难的八月份里所表现出的外交才干。由于我将于八月份这个通常是困难的月份里担任主席，我可能还需要寻求他在技术上的帮助。在开始讨论我们议程之前，我愿表示，瑞典前著名裁军部长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米达尔夫人的逝世使我们都感到遭受重大的损失，她对我们的工作做出了特殊和持久的贡献。我也愿与其他代表团一道向美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及其机上的七名年轻宇航员的悲惨遭遇的诚挚哀悼。

主席先生，

当一年前我们在此开始审议工作之时，人们曾抱有谨慎的期待心情。当时苏联和美国政府刚刚同意就当代重要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反复谈判，并在未取这项需要双方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家风度的步骤时，两国政府议定了谈判目标，这些目标的范围和全面性是引人注目的，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并消除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限制和削减核军备；加强战略稳定。”他们声称，终极目标是“最终消灭核武器”。我们和密切注视着的全世界都看到了一线希望。

现在，在有过一年之后，这一希望之光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光明。在1985年期间，两国政府的代表在日内瓦结束了三轮谈判。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于11月在日内瓦进行会晤，并发表了一份重要的联合声明，特别肯定了他们加快谈判工作的打算。现在第四轮谈判正在进行。

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进程所产生的结果已不仅仅局限于口头上了。许多详细和实质性的建议及反建议都已经提出。这表明双方愿意将大量裁减各自核武库作

为实现他们议定的所有谈判目标的第一步。因此，加拿大认为，谈判双方已充分表现出诚意和认真的意图。我们赞扬这一重要谈判的建设性的开端。我们承认，谈判很可能将是漫长和艰巨的，而且，要期待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迅速和全面解决是不现实的。我们敦促双方，正如他们所保证的那样，以这些问题之重要性所要求具备的一切决心，才能和耐心，继续进行他们的谈判努力。加拿大也保证在裁军谈判会议以及所有有关的国际讲坛上，支持、促进并努力加强这些重要的双边谈判。

当今的现实是，美国和苏联能够通过单独和联合的决定，为维护世界安全确定任何国际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持久和平与安全的稳固基础的建立决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两个超级大国专有的垄断权。他们的谈判对于各国人民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加拿大总理最近所肯定的那样，和平与安全是每一个人所必须关心的事。每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都应通过其本国政策、通过建设性地参与处理这类问题为国际讲坛，如裁军谈判会议，为国际社会所进行的集体努力作出贡献，以便解决为稳定、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创造条件中所涉及的各种复杂和困难问题。加拿大政府重申它为此而努力的决心。

在这个讲坛上，加拿大对于寻求可能实现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措施所表现出的认真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加拿大对军备控制和裁军所持的一贯态度有时被批评为过于理想，事实上并非不切实际，相反的，它在寻求切实和可实现的目标。我们认为，军备控制与各国对其国家安全的合理关注是否切相关的，而不是相互脱离的。马尔罗尼总理已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我们态度的实质：“全世界应承认，军备控制是健全的国家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而不能代替它。对于安全的明智和正确的态度是不能够忽视军备控制所带来的好处，同样，军备控制也不能够忽视国家安全的需要。在这两个目标中只寻求实现一个目标，牺牲另一个目标，将是徒劳无益的。寻求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是绝对必要的。”

加拿大政府已自行确立了六项军备控制的首要目标。加拿大总理已公开说明了这六项目标并由加拿大外交部长尊敬的乔·克拉克于1月23日在加拿大议会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六项首要目标是：

- (1) 通过谈判大量削减核力量并加强战略稳定;
- (2) 维持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
- (3) 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全球性的禁止化学武器的协议;
- (4) 支持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 (5)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 (6) 建立足以促进削减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的信心。

我们准备积极地并以一切可能的途径寻求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将在与我们的盟国，与社会主义集团的各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与中立和不结盟国家政府之间的双边对话中努力阐述我们的看法和政策目标。我们将在各个多边讲坛，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维也纳互相均衡裁军谈判和斯德哥尔摩会议，以及其他解决各种与安全有关的问题的欧安会议上，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然而，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所有处理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多边讲坛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讲坛。它的四十个成员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正代表着整个国际社会真真实实地进行谈判，所以，它要求我们竭尽所有的精力、耐心、才能和智慧、为完成我们的任务而努力。我们各国政府都必须准备找出能够为切实可行措施提供基础的共同点。

近年来我们的集体成绩并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在缔约环境改变公约之后的十年里，我们未能就任何一项军备控制措施达成协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能够完全归咎于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尽管它有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时因为我们中的某些国家坚持要将协议的范围扩展到本讲坛有效谈判范围之外，一些曾似接近达成的协议却失之交臂。这些曾经寻求过的目标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或许已过多地在牺牲能够达到的目标的情况下去寻求实现理想的目标。

然而，我们的困难并不都是因为各自抱有不同目标或因缺乏政治意愿而引起的，现在越来越有必要重新审议我们的程序和进程，以便保证最有效地利用我们所掌握的有限时间、物力和精力。由于我在1985年会议中已多次阐述这一问题，在此我不再赘述。只是想提一下，本讲坛所出现的一些程序上的习惯和手续如重新加以评议，将是有益的，以便使我们的工作更为有效，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能减少争议。

我愿再次敦促您作为会议的主席，正如您已经保证的那样，在所有代表团的支
持和合作下，在本次会议中首先注意探索和研究各种能使我们通过协议改善和精简
进程和程序的途径，以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为各自的政府和所代表的人民服务。

然而，无论我们对于程序的问题多么关注，处理我们议程上的实质性议题才是
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已经间接地提到了加拿大政府对于美苏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谈
判进程的总的积极反映，尽管它应该能够使在座的所有国家感到鼓舞，但不应该使
我们松懈，而应该加强我们的努力。 它应该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期望，在这个以寻
求共同点和扩大协议范围作为我们首要义务的讲坛上，我们能够防止政治论战，谩
骂和互相指责，因为这都是任何严肃的谈判讲坛所不应有的。

近年来，关于达成一项可核查和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一直是我们的议程上的
优先议题，在1985年的会议上，该议题取得了一些可见的进展，但是，尽管我
们的朋友和同事，波兰的图尔琼斯基大使作为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作出了很大的努
力，人们仍然有理由感到失望。 最近使用化学武器的一些已知的事例应进一步加强
我们尽早达成协议的紧迫感，我们特别注意到，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
他们的联合声明中申明愿意“加快他们为达成一项有效和可核查的国际公约所作的
努力”，并打算“开始防止化学武器扩散进行对话。”

正如其他国家已经指出，我国代表团也象过去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达成一项
有效的双边公约，从两种意义上来说它都不是一项全面的公约，而且涉及了正在谈
判的所有主要方面问题并且包括了一项真正的不扩散公约的话，它的作用将是有限
的。 我们的理解是，这后一倡议决不是为了要分散为达成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
公约的首要目标而做的努力。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建议中的话，情况也
是如此，这些建议增大了采取“某些临时步骤”的可能性，很可能包括一项涉及不
转让化学武器的有关问题的多边协议。

尽管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如果要达成一项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仍然有若干困难问题需要解决。其中，若要达成一致的意見，就必须对该条约的核查条款进行特别认真和公正的努力。人们仍然记得，在1984年4月，几乎二年以前，美利坚合众国付总统在这个讲坛上提出了一份条约草案案文，我们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收到的最为全面的建议。该草案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愿意采用的并认为是适当的核查制度。加拿大也已原则上表明它愿意接受和履行美国草案中所包括的核查条款。然而，这些建议却遭到了不少批评，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提出能够明确阐明共同点和分歧的具体而有实质内容的替代建议、以便为达成所有各方能接受的核查条款所进行的认真谈判提供基础。

加拿大政府注意并欢迎美国发言人于1985年10月31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上所作的重申，即“美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任何条款，决不包含，也不打算包含任何视察义务方面的不平衡的内容。”加拿大政府也特别关切和感兴趣地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最近就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地址的申报、停止生产和拆毁生产设施以及毁销化学武器储存等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声明，即“所有这些措施将在包括国际实地视察的严格监督下进行。”我们对这一声明感到极大的鼓舞。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将能够进一步阐述该声明的特别意义。就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有效、可行和政治上可接受的核查条款进行认真谈判的任务将是困难和费时的，然而，它决不应再被拖延了。

在本届会议期间，加拿大代表团仍将继续为达成一项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谈判作出实质性的贡献。我们将提交一本《有关使用化学武器指控的调查手册》。该手册确定了一些程序、设备和标准形式，向保证对使用化学武器指控的调查结果尽可能地具有结论性、有说服力和公正大大前进一步。它反映了加拿大在与核查的各方面的经验、专门技术和长期的兴趣，它应对本讲坛正在谈判的可核查的禁止使

用化学武器条约的条款将是极为有价值的，我们也将提交一份关于确定化学物质的技术工作文件。 我们还将通过秘书处向所有代表团提供一份从1983年至1985年期间本会议的所有化学武器文件汇编。

我们议程上的另一项重要的议题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是引起人们普遍合理忧虑的问题。 去年，我们就该议题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当时我曾指出所规定的职权是现实的，它考虑到并补充和正确反映了关于美苏当时已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的现实，而没有破坏、削弱、影响或干涉它们的谈判。 同时，我还表示了希望，该职权将不要在1985年年底停止，尽管我铭记着有些代表团希望它更大更好。 我当时所表示的意见仍然是加拿大政府的看法，该职权已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开端，但决没有使用完。它只有通过极大的艰难、才干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 任何想要就职权问题进行谈判或再谈判的企图几乎可以肯定都将引起会牺牲实质性审议工作的漫长讨论，而又不可能就一项新的职权达成一致意见。 何况，达成该职权的政治和谈判条件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变。 的确，由于美国和苏联正认真地寻求实现他们自行确立的谈判目标，包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目标，因此，我们保证我们的审议工作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损于它们的谈判的必要性加大了。 最后，我愿指出，由于在程序上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拖延，去年我们就该议题所进行的实质性讨论被大大缩短了。 正如某些代表团指出的那样，我们只举行了9次会议，然而，加拿大认为，这些讨论开创了一个相当好的开端，它们是实质性的，大部分是客观的。 它们也试图阐明技术、法律和政治上的复杂性，今天我们就听到了其中的一些 —— 这一进程所涉及的。然而，它们仍然是不完善的。 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性要求我们坚决和迅速地在开始承担新的职权之前完成去年的职权。 本会议的名誉不会因为对该议题进行程序性的争论而得到提高。 去年我们就外层空间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提交了一份广泛的概论，因为加拿大代表团打算对实质性的谈判也作出具体的贡献。 以后，我们还将通过秘书处向所有代表团提供1985年裁军谈判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汇编。

全面核禁试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议程上极为重要的议题，不幸的是，它已成为一项更易于引起争议的问题之一。它带有的强烈感情表明核武器作为北约和华约战略政策的核心成分所具有的固有重要性，并反映了公众因意识到这种武器所具有的强大和相对盲目的摧毁力而产生的深切的忧虑。由于在一定规模上使用这种武器都将对交战各国，当然也肯定对所有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影响，本会议的所有代表团对这个议题所表现的积极兴趣是合理和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必要注意我们的看法和关切的强度，以及表达这些看法和心情的强烈程度，使之不要阻碍对有关重要问题进行理智的讨论，无论是在此或其它地方，论战都不可能加深理解。

我愿强调指出，议定的、可核查的全面核禁试仍然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个根本目标，尽管我国尊重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继续主张在程序和实质性的问题上对核禁试采取小心的、有步骤的解决办法，加拿大政府一贯明确主张在本会议中建立一个处理该问题的附属机构，我现在重申这一立场。这个机构必须具有能够立即恢复实质性工作的切实和具体的职权，以便就达成一项条约进行谈判。我们建议首先重视就一项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该工作计划应涉及范围、核查和遵守等问题，并包括适当组织起来的工作小组。我们感到，在这个大厅里有代表的各国已越来越多地承认根据这些方针采取的一项集中办法所具有的潜在益处。加拿大代表团将在执行议定的工作计划中发挥积极和有建设性的作用。我们也希望，在支持这些努力中，各国能够普遍地同意继续进行地震资料交换这一重要工作。

最后，尽管这不是一项单独的议题，我仍愿简单地谈一下广泛的核查问题。众所周知，这是加拿大一贯重视的问题。它不仅在口头上对此重视，加拿大政府正在从有限的资金和人力中调拨出相当大的部分作为对核查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认真和有步骤的研究，例如，加拿大的外交部已成立了一个核查研究的专门单位，它的年度预算是一百万元。作为一项具体的步骤，加拿大外交部长在第40届联大上宣布，加拿大政府已决定在我国西北部大量增加地震设施，通过这种办法和其它的办法，我们打算积累经验，提高我们的专门技术，以便使加拿大能够以切实和有建设性的方式为取得有效、可核查的军备控制的措施所进行的国际谈判作出贡献。

加拿大的这一态度表明，我们坚决相信，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中关于核查方面的内容决不是一些附属或者次要的内容，而应该是这些协议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成为最终协议的前题，而不应该成为能用来扰乱或推迟进行认真谈判的手段。这种态度也表明，我们关于信任的问题对于所有军备控制的谈判是至关重要的看法。各国根据军备控制协议重建军火库反映和加强了对于各方意图和能力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人们正吁请各国放弃基于武器的安全，并用基于军备控制协议的安全代替它，既然这是受人欣赏的，那么信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信任的必要程度需要得到维持和提高，协议各方就必须通过充分的核查，保证有效的遵守。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充分保证遵守，信任的程度就有可能下降，猜疑就有可能增大，这种恶性循环有可能导致整个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陷入停顿。当然，我们承认充分核查的合理必要性有可能被滥用。就我们来说，我们相信对核查的合理和富有想象力的态度，远远不是烟幕，而是一切认真的军备控制谈判的前题。在所有各方都正在以良好的诚意进行谈判的情况下，对于核查条款的仔细注意不会阻碍谈判的进程，相反，它将促进这种谈判。

从这个角度出发，加拿大政府对于第40届联合国大会经过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有力重申核查作为军备控制谈判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的决议，感到特别的高兴。它向我们肯定了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中的有效核查所具有的高度重要性，不是一个各持己见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上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的的问题。这种协商一致的意见也许是不稳固的，但是它是我们能够进一步进行努力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代表团将很快发给所有代表团一份全面和带索引的汇编材料，它包括了从1962年至1983年期间本会议及其前身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核查的发言之逐字记录。这些记录材料之多，你们有的人也许会感到可怕，事实上，它们有助于表明我们的共同点的范围有多大，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共同点。我相信这部汇编材料将证明是我们集体工作的宝贵工具。加拿大代表团已多次提到了这份汇编材料。客气的人称它为“笨重的东西”，其他人说它有着非常沉重的调子。但这些形容词都意味着，这三卷材料是为了给那些有兴趣的代表团编印的。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再结束发言之前表示希望，定为国际和平年的1986年将成为本会议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成为有朝一日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认为它是军备控制和裁军历史上的转折点的一年。

主席：

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按照名单今天发言就结束了。是否还有任何成员国希望现在发言呢？

根据程序规则第29条，我要求秘书处分发文号为CD/WP.198，题为“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的工作文件。正如今天上午所宣布并通过的那样，我想现在宣布大会休会，并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这份工作文件。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进行。

全体会议暂停。

会议于下午5点暂停并于下午5点15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336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我现在请大会对1986年1月30日的CD/WP.198号工作文件作出决定。它载有1986年裁军谈判会议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在提交这份工作文件供大会通过之前，我愿作下述声明：

“关于通过1986年度的议程，根据所达成的谅解，核中子武器的问题包括在议程的第二项目中，并在该项目下进行审议。”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通过1986年的议程，以及本年度会议第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就这样决定了。

我感谢大会各成员国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议程及工作计划时所提供的合作。我相信这对于审议其它组织方面问题以及1986年本会议的实质性工作将是一个好的兆头。

正如今天早些时候在非正式会议上所同意的那样，我打算于2月6日星期四，在名单上的发言者结束发言之后，召开一次裁军谈判会议的非正式会议，以审议建立附属机构的问题，以及非成员国参加会议工作的要求。我没有发现任何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月6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召开。
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5点20分散会。

❌ ❌ ❌ ❌ ❌